

NODAK COLOR CONTROL TARGET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LICENSED PRODUCT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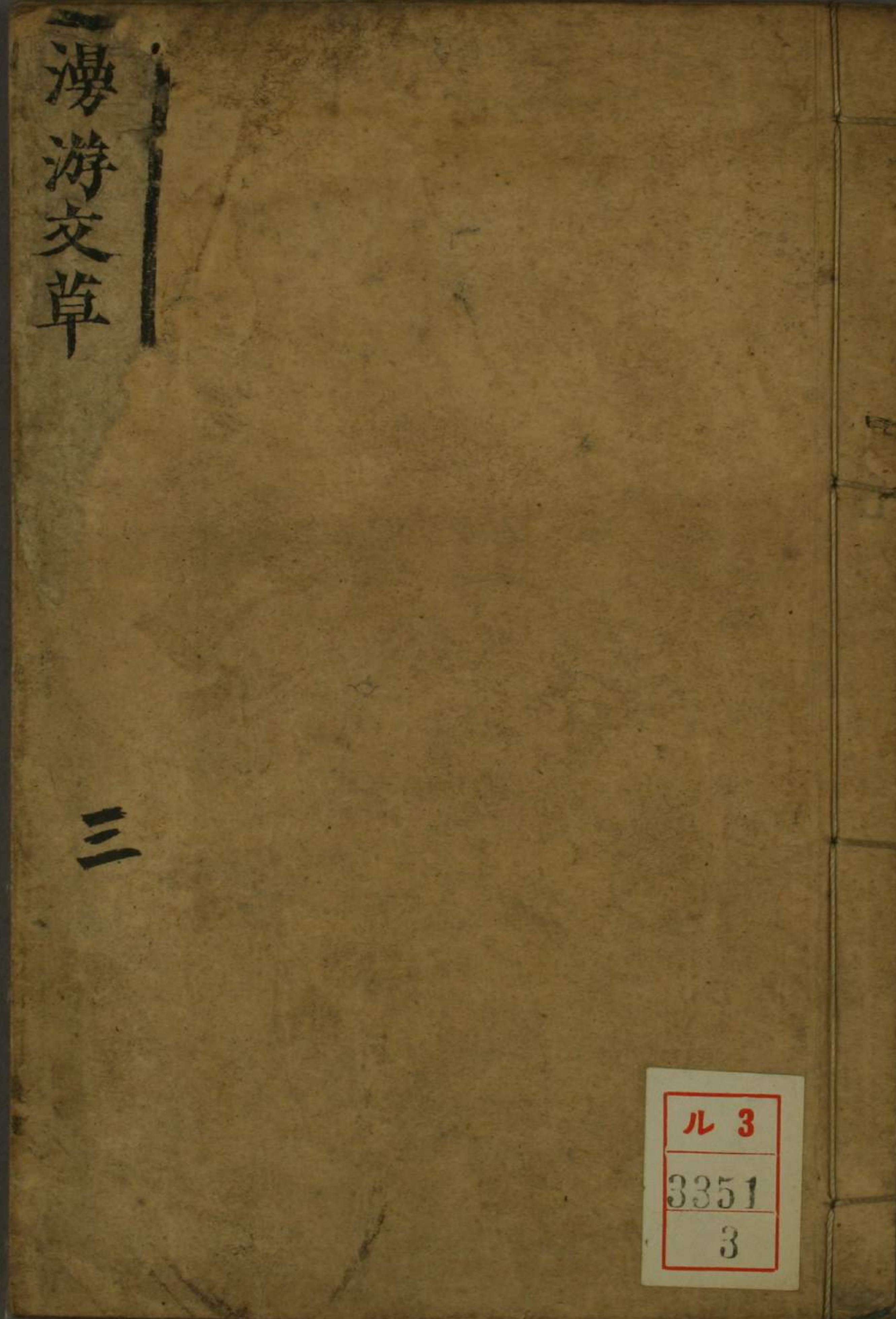
15

B

17

18

19



湯游文草

三

ル 3
3351
3



門 九 3
號 3351
卷 3

漫遊文草第三卷

山城澤元愷弟侯父著

游輿曆上卷末

五月朔自中尊寺還于山目是日有雨尚在山目作
平泉游記

初二出山目二十餘里有村曰瀨原余聞瀨原柵與
琵琶柵相近行登一嶺果古墟也又行二十餘里抵
膽澤川廣可一里津有二處渡其下津抵金崎而
宿旅舍極鄙矮其地有諏訪祠村人為余說其好景

早稻田大學
25.12.8
朱

乃倩其人俱往祠在來神川上足眺望矣南岬之山曰觀國曰雄岡北岸枕川而鬱然者曰白絲柵昔者阿倍賴時之反以此柵為根本蓋南限膽津川北則和久川相距二十餘里西方駒山之嶮疊巘擯峰數十里相列自山麓至來神川亦復二十餘里四方有天嶮而其間廣原可城矣實一方之天府也惟不知在德焉爾

初三距金崎七里曰小村澤古址也問之村民而不知然地勢南有白絲北以此壘相援必阿倍氏所據也距金崎十五里曰相去村次鬼柳皆置小關以譏焉乃仙臺南部封界也南部非地名南部族始祖居甲斐南部遂氏焉至受封於盛岡盛岡非通邑故封地總稱南部特異於它封號爾又五里而黑澤又二十里而花卷花卷為南部之屏儼然一大邑也天正年伊達氏屢攻而不能破者北張州能守此若故也花卷西轉入村路二十餘里抵馱咿溫泉其路平蕪大似那須原但夏景不同前日耳野盡而入溪水作瀑曰績麻泉聲洗耳自是山中鼓吹蛙鼗六極

清亮余心甚愛向在中尊寺與一僧約至馱咿相見
僧尚未到求宿而單身不容余固有此慮所倩脚夫
扮為僕從俱與宿其宿為給游浴而設故飲食不供
脚夫奔走呼庚作二弓僅得不飢矣

初四早起使雇夫炊飯畢乃發行二十許里得一村
曰八幡過此必復行松盈而列立行可五里有驛
曰石塹簷端挂買酒球試飲一盃甚美意外之幸遽
命下物更盡一大白醉而靠行松而眠久而不覺被
雇夫喚起日已在西山振衣而行十五里曰北郡

山其村有三落近日燒止旅店不設飲食無所托足
乃頓路傍以食要尉今而知富不如貧哉若令都人
士觀乎其謂余何晡後到盛岡即南部治城也本作
森岡傳云古所謂岩手森之岡也訪野孟鉉者仙臺
臯元冲為余致書野適不在乃去求躔處奔走甚苦
既而孟鉉來謂頃者治下屢有舞馬之厄有司日夜
巡徼以譏行旅遂有逐客之令故某不能留行若辱
半日之闲請述所蓄以罄吾懷耳其翌屬節日故留
翌日孟鉉載酒來晤大慰旅况是日過城下抵報恩

寺街頭旗幟閃閃，賀客來往，令人懷鄉。我城壘在來神川傍，引水為陂，綠陰深鎖，不見其牆壁。城西之山曰岩鷲，即古所呼岩手山，詩、歌、所咏也。仙臺城亦有岩手山，後人謬擬已。對川柵距此十餘里，今則一大廣野。尔陣岡在郡山西可一里，文治之役，源鎌倉陣于此東鑑云。自陣岡至對川，行程二十里，據此與今路不同也。孟鉉云：北行可五十里，有寺曰淨法，實我封極也。昔者八幡公東征至此，三軍渴而無水，公拔所負箭而穿岩角，飛泉應手而噴出，是即來神川源。

也。然亦多齊東之語，不足信也。又云有鶯宿溫泉，其地曰戶澤，龍斷之丘曰八百臺，乃戶澤先公所世居也。所謂八百臺，亦八幡公所陳處云。

初六應宿一戶驛，早起命炊，既飯，驛馬不到，差入名來，日已禺中，驅馬而行，可十餘里，漸入山，路山谷尚沿來神川而登下，凡二十餘里，驛曰浩民，一名枯杉，司烜氏之不做，村落咸為焦土，自澁民至沼宮，又二十里，曠野唯有列樹，路傍來神之水，僅可濫觴，耳前驛二十餘里，天且雨，故宿。是日與一行旅相先後，但

見棗間一婦人，趨迎而語，喜色滿顏，肉將飛，取馬夫曰：「彼其妻也，于役數年而還矣，其美不及其情，贏得秋胡遠矣。」宿于沼宮。

初七發沼宮，至福岡，其際可記者，浪打阪天嶮，福岡天城也。自沼宮傍小流而北行，是乃馬淵之上流也。流漸大，而水濱時有奇景，行十餘里，登一嶺，嶮且不堪，木曾棧道，余不問而知為浪打矣。相傳古昔所稱末松山，即此山，腹頗似水痕，兵此六蒼海所變耶。越阪愈奇嶮，天正年百萬之兵不能破者，此即東將南

正實之將略，遂為淺野公所欺而敗績，是可惜矣。馬上回顧，四圍皆山，而福岡占中央之高岡，號為天府，不多讓也。而馬淵之崖，自然成城，甚奇異，石壁十數丈，其長一里以外，如磨礮削成，不生一草，壁上列樹，望之如坡堤之柳青，可夢以不泛舟，其下與宕盡一醉為憾耳。乃請宿於里，正有難色，乃說前驛在近，日尚不西，故又賃馬而行，次于金田市。初八點卯出金田而二十里，曰三戶，此是南部先公所居，今尚邊地之庶富也。其墟在邑北，邑前有箕阪。

乃要路之嶮也。馬淵之水向阪而流，當阪而東，又轉而南，巧作一大坱，其崖幾十丈，土色赤白，為間道一奇也。自三戶二十里，驛曰麻水，路嶮，馬不前，下馬而步。麻水以東，山益深，路愈嶮，然土山無骨，馬足是以不痛。又十里而五戶，又十五里而傳方，廣原莫不，不知其涯。余已慣東埵之行，千里單身，乘醉驅馬而馳，但酒甚醇，一異也。抵傳方寺，日猶申，牌前驛有三十餘里，故宿里心之家，雨霽風勁。

初九秉燭而飯，日出發行，又復廣原，唯八子山、白雪。

寒色似冬月，富士矣。日禺中，至七戶鄉，問坪村，碑里正，但言坪村、坪川及石文村，而不知碑所在。遂到坪村，傍一水曰坪川，土人云：距此數里有小祠，名千曳，是為石文社，乃往。唯一小祠耳，不見石。問之野夫，則曰：埋石於祠下，因祀焉。爾去而尋野邊地而行，其地一都會也。乃就逆旅主人，而偵焉。有人知碑所在者，距此十數里，有石文村，後有小山，麓有古碑，文字破壞，不可讀也。余聞而神飛，急辦搨具，以待明日。

鄙語曰寧說似真之偽勿說似偽之真其然豈其然乎余畜疑已久今聞坪村而心怪之又有石文村而謂有古碑在翌日早起倩鄉道以發野邊地唯恐搨打一日不終功也行十五六里抵石文村乃入民家而憇因開所齋小尊而飲延主人而觴焉徐問古墓所在主人但說千曳石事其說潰不足聞余謂土民不知古物也叮嚀反覆以申我意輒曰父老之言未之前聞恐謬傳也余始知見欺爾石文村僅五六家且無有後山何以求其仿佛乎似真之說誤人如此其甚

十一下卯出野邊地西折三里有村曰馬門隣馬門曰刈和澤有小關二所南部津輕封界也自發江戸大抵正北行北行所盡為野邊地從此西向傍海而行海岬二十四里抵小湊有祠曰雷電相傳田村公東征所祀加茂神也或謂祭田村公配以雷神也是或然也其餘往說田村東征事但所謂田村者其為誰歟終不可辨別耳蓋桓武朝奉勅征討蝦夷有西田村一則鎮守將軍藤利仁號稱田村將軍前

後討蝦夷延曆十六年遂誅滅惡路王等立功於東方是田村氏之祖也一則坂上田村田村其名也仁任鎮守將軍屢討蝦夷延曆二十一年大舉征伐其遺類因築膽澤城立功於東方是乃一時兩田村其事相同其功相若俗但稱田村而不復辨其名與號也然藤公之功在戮惡路等而坂公驅之而逐于海外至今東國之民忘北顧之患則津輕秋田地方所艷說者坂也其功實出於藤之右者已余不敢拜其祠唯敬而過焉過此又稍入山路約十餘里山間

忽見海島在腓裏之間望之列嶂作牆上兀爾雪白參天乃岩城山也又十餘里下嶺而傍海濱遙見一厦屋於海面近之乃巨石也斑荊以作圈可以誇伯和諸子矣意謂躔淺蒸村一浴溫泉既至日景尚高故賃力夫而前益前岩城山轉在右路之迂廻可知也行到野內又有私關吏問路引固非所給輒告故乃云無引者不入余為之駭然不知所為還淺蒸而宿唯快一浴耳

十二夙起賃馬又扣關余設一計出紀行手卷以示

獨石圖



果獲不拒若使同游在耶謂我用僧辨慶故智我將
失笑耳出野內則雪山峩然于道左向之八子山也
因探針盤以正方向馬首果南嚮前日行八子之西
今在其東蓋重嶽巒起自野邊地之濱而連亘數
十百里不可越故也過野內又傍海而行坦路可八
里抵青森青森馬頭之地民家三千頗富饒
待風於青森已經數日因修途中所記以作游奧曆
又作國字紀行尚且不開帆遂至廿日東風方至遽
遽捨行李以乘有仙臺人往松前舟中相保何啻胡

越。是日舟行可六十里。風歇雨驟。乃下棹於小楫。廿
一。廿二。北風甚急。余素患注病。頭岑岑然。不能正坐。
被覆而卧。舟中矮陋。殊甚。廿三日。始揚帆。繞數里。
帆復葳蕤。乃用櫓以行。可五六里。抵野田村。下舟而
宿里心家。

廿五。猶在野田。主人攜余於里社。有事。村民相聚。
以醪。古質陋簡。盛殺以木葉。是夕。開帆行可二十里。
而止。翌復下舟而入民家。余已厭舟中僦僿。且舟朽
而不固。乃決意而陸焉。因倩仙臺人負行李而發。太

抵青森。以西都呼之。合浦其水次產珠之處。曰衣月。
曰今別衣月。俗名舍利濱。余募民家買得舍利。可升
矣。今別所產大如雀卵。如勒珠。滿地皆是。且拾且行。
已溢已叙。遂祛又禱。尚不能止。顧所倩者。亦已拾得
數升。而未飽。因席地而食。烟細。睹地上閃閃如星。其
白者霰。赤者火。齋斑者片者。作物象者。如磨而成者。
幾不可狀也。以初所拾為陽喬。今寵又為新進。所奪
一步。一僂。匍匐以貪。取貧兒暴富。不能自堪。余既大
德。顧而謂僕曰。止。不須貪。僕曰。諾。才行數十步。僕

後而不隨，余乃瞑目而聽，嗚乎順境之難克，其猶如此耶？比至今別村行李之重，殆不可扛，乃賃馬而抵三廐，而宿燈下，祭魚以玩，與僕互相誇示，就中擇其美而小者存之，猶患多已，翌又割愛，才存二三於百中爾。

余嘗讀海賦，其所言極險怪，亦嘗誦觀潮之詩，其所言極雄壯，乃以文人之溢辭，爾既在三廐楫師家三日，得風而不開，頗疑其意矣。已而廿九日夙告，開帆乃謂海路四十里，一伏時可達耳。船抵落滌之處，潮

勢怒激，殆如奔馬，澎湃密汨，與風相逆，帆張而不前，船底將破，豈陽侯之所宅耶？險怪雄壯，余於是乎知之矣。其不得心，東風不可濟者，信也已。至松前先訪牧仲璵，遂相攜訪族大夫豹，關子余素聞關子之名，延余書房掃舍以待，意始安焉。純鄉之先容也。但絕域夏寒，蒲簷不可堪耳。戊戌夏五己丑記。

游輿曆下卷

余在松前族大夫豹關子家數日矣，主人攜余於別業，別業在及部村，距治六七里，臨海而造焉，凭欄

以眺興趣勃，亦有澠之酒，有岡之穀，意暢已甚。得小詩二首，偶有人來報曰：君侯至，相顧馬塵咫尺。余急趨而辟，主人曰：寡君有命，余請更衣。服曰：有再命，乃出而拜。侯命坐，問以來意。余曰：唯是山水膏肓，何求之有。侯曰：敝邑之僻絕，騷人韻士之跡久矣。先生不遠千里而來，奚壯寡人之幸也。亦惟僻遠，是以有可游矣。請勿速，余拜而不對。左右慙，慙不已。余曰：尔有期耳。侯曰：業已膏肓，何期之有。乃笑而曰：先生若不可，乃命有司，不給船引。耳。因徐曰：秋後差

人東都請，以此時致送先生。爾余不得固辭，遂拜命之辱。於是館穀余於城內，供給具備。屢侍宴於便殿，或至乙夜而退，三日不朝。必命侍醫候問，又必有賜情好日厚。一日問以邦政，又命筆余所對，因著開麗錄二卷以獻。又有北海地理之問，為測北極出地得四十二度。強余以意制測器，不能精也。作亞細亞略說。

余在松前兩閱月，以閏之初五為開帆期。前一日，侯賜饗，心寢族大夫子女為伴。已而風不順，又留數日。

日夜間卧客館有需詩若文者乞字者莫所拒而書
又題壁書扇才以解悶至十三日始得風順而發余
偶微恙肚裡不快加以船注煩悶不堪瞑目至宇田
村而下船賃馬抵平館而宿

十四自平館至大濱驛大濱與青森隣遠望南部諸
山而喜歸來之有期翌與八子山別而西復入生路
亦唯耽游無厭也松前侯賜路費給路引槍有記號
所至農夫卸笠行旅下馬吁青松喝道為可恥耳是
日途見村婦牧童多馱秋草而行數馬魚貫而過紅

白雜花楚々粲々似有脚家園矣日夕抵弘前注病
後腹中率急加之終日在鞍逆滿硬痛苦甚因倩醫
按腹將息一日少愈心惟烟霞之性不如來路自由
故爾

十六下夕發弘前夜至釋内村々之為名未知何義
蝦夷呼澤曰乃伊夷中地名有世多乃伊世多狗也
乃伊澤也其地有石之似狗故名焉津輕地方以乃
伊名村里者居多盖夷俗之遺也是日過碓關々吏
譏行旅其法陋質々夷遺耳

十七將驢飛根驛衝雨而行比抵綴子里風雨益甚
險路不可行因就里正而宿時猶下午也大抵破關
已西山勢嶮峻不似來路其山即與羽之分界也其
民愚而狡望槍旗而不下馬余雖不欲呵之意竊惡
之六形勢令人倍耳因謂青松喝道固非游也孤劍
野服而負一小囊雖便矣見以為曲藝者流售技之
客若取狀於商旅則人亦問居貸亦可厭也若夫千
里獨行逢適而留興盡而去汗漫隨意以放情山水
者宜莫如有髮僧俗呼曰六部僧是也自有其制而
存刑杖雖可惡矣人皆置之度外而不怪可以遂槃
虞敖盪之志爾姑錄及

前夜早寢雨歇而睡覺起而驚隨廝主翁云雞未鳴
余不信其言命炊而蓐食月光忽射窓乃探腰間鍼
盤以定方果在寅牌乃招馬夫以發前有小流下馬
揭而渡將及膝矣為雨故已行可三十里驛曰小繫
有津曰野代川其水增于常丈餘其舟甚奇異剗大
木以造長十餘尋廣才容一人下流十餘里兩岸皆
山巨石有如厦屋者抵檜山驛有墨在山上秋田侯

臣邑焉聞之矣金澤柵距此不遠或謂厨川柵即此未詳然否蓋藤武衡兄弟所戰沒處也日夕宿森岡里

十九夙發森岡行可十里有小流偶橋朽而修焉設假橋其傍馬蹶而仆余與馬夫六皆墮水隨斲走來急下槍秘欲攀柄而登而岝壁不可登百計僅附埤而登馬猶在水中馬夫狂呼求救役夫來聚得不溺矣余欲更衣水已入箱無物不濕隨斲肩一小囊僅得被體而往鹿渡驛約可三里已牌投宿繿箱晒之

焙之翌尚在鹿渡詩人往苦眼花落井水底眠句難解余今而得其真境哉其村曰牡丹其水曰牡丹川

廿一發鹿渡宿秋田或謂秋田城故址在湊村史稱天平五年遷置出羽柵於秋田村後有沿革其地不可詳也延曆年奏曰秋田城孤居北隅為夷所燒也於今則儼然一都會行旅往來不知可發也湊村乃東鑑所謂湯河湊今呼土崎湊者阜頭之謂也自鹿渡至秋田約六十餘里遙傍岐海而行若大川然聞

之長五十餘里廣六二十里以外名曰八郎灣相傳
古昔海蜃有八郎者一日患大渴而不堪自投海中
而飲土人怪而視之身體稍長大須臾全身生鱗甲
遂化龍而去故名古稱夸父逐日而渴卒死未知入
海而飲歟為之一噱

廿二下申抵本莊城途唯望島海山莫有可記翌將
次蚶灣故晏發路過平澤村迺由利氏故靈後仁嘉
保氏據此非我族所自初也既抵蚶灣遇本莊公子
游此不許它舟闌入故留宿以待風雨暴至

廿四雨不歇午後伴主人游蚶滿寺臨海灣而建
乃出所攜蚶瀉古圖以參考多與今不相合也古人
有言何必松洲月我憐蚶瀉秋其餘國歌所咏豈皆
溢耶蓋有變遷爾余向作松島記或恐其語為蚶瀉
所奪既至何啻霄壤古來與松島並稱者海灣與洲
嶼相類耳灣口僅可丈許而灣長五里廣一其五水
淺可厲如此而已洲嶼磊落比之松島兒孫哉余已
失望不欲泛舟而游將拴束行李而發無奈秋雨淫
淫耳寺僧來訪懇留又留一日廿五日再游蚶滿禪

寺供膳極潔，旅中難得者。午後與僧泛一舸，以縱觀。有與昨不同者，因作記。以貽寺傍，有小祠曰蚶，馮神社。所謂豐岡姬神也。字作蚶方，今則作象馮。

廿六早出象馮里，行十餘里，驛曰小沙川，有無蘭故址。有馬絕嶮十餘里，馬足無所措，乃僱夫而行。步，擇石而踏，猶且將失足者數矣。名曰三崎，其巔有小堂，貞觀年僧茲覺所寓，或謂宿世山，即此。未知然否。回顧兀然海上者，雄鹿山。一轉而飛，島望之如大船。然或謂雄鹿有祠，曰赤上神社，俗傳祀漢武帝也。土人

呼做蕪武屋敷即此或謂蕪武嘗至此地，其妄誕亦已甚。飛島

古所謂別島，未知然否。長四里餘，廣可里。民屋百六十餘，屬秋田郡。下三崎，則雌鹿驛，豈相配雄鹿耶。次曰吹浦，吹風也。海風吹沙如流沙，然坦々平地，忽起丘山。是日有雨，不吹沙而吹雨，如衝濕徹衣。裡我僕瘡矣。馬心痛，食酒田東邊，有青冢，豈謂地似沙漠耶。宿酒田邑。

廿七雨益滂沱，前有最上川，故不發。差入致送中川，生書上林生、伊生。風生乃來訪，余先問名勝，可探風

生出秘藏地志以示嬉々無措避人而讀翌復早起
貪讀畢則午時乃欲發主翁見蚤莫以留諸子復
來晤擊鮮以慰勞主人之供亦豐潔以髮趨陪進退
有度亦足以見此土富饒矣按志酒田邑民屋四千
隸村亦不下二千戶其墨曰龜崎舊稱東禪寺城崔
岡侯臣留守焉其地海船所輻湊其水次曰袖浦國
歌之詠固多

廿九發酒田而沙越而飛鴉而松山而山寺山寺村
古者觀音山寺邑故云然大約三十餘里宿于清河
路皆在田塍之間而至清河而窮故有關而譏焉崔
岡侯封界也

自山寺至清河重嶂夾路嶂漸相迫遂夾最上川乃
以船行兩山之間急流駛快五十餘里且挽且刺與
澗川之溯洄相似但水淺山不峻是以境亦不甚奇
然而岬蒼翠時以巖人衣有飛泉曰白絲瀑余戲哦
國歌一首而與焉土人云此地有四十餘瀑皆在川
左右要是中雷聲滴耳聞月大盡日落而舟達于相
與村

八月朔發相貝雨愈甚山路滑遠買馬而不騎行三十餘里有津曰舟方水漲不可舟乃憇村民之家日僅三竿灶邊就煖而箕踞猥陋殊甚却有舟中之想既而人如水方至此至日沒屋裡肩摩終夜寐不得初二辰後津始通兩岬如市既渡油雲籠蓋且雨復馱行李而不騎衝泥而步凡四十餘里投宿盾岡遙望葉山小月山盪胸濛鴻固是秋雨之兆耶
余初期前月歸于學院而風逆于三脫馬墮于牡丹水雨積于象波今猶在途歸思日急上丁六不遠然

寶山在目豈徒望而過乎初三乃游立石寺在天童驛西停午抵天童折而西二十餘里係馬於山下而登路陟而峻岨磴道羊腸六七里乃抵中堂僧慈覺所創古蹟皆以大師立號可厭矣古人有云勝槩多為釋徒所占信然然六媚嫉之言耳若今不有佛寺乎高山之顛誰能尋討况復文物風流歸于釋徒久矣此山在僻地而聞從覺而助爾覺取寂於此其室曰入定窟板覆而不見蓋面開一小孔如眼覺猶有不能忘者耶寺所珍藏皆其所攜來有呼做獨觚

者形似石鏡非觚又非佛器可疑也但立石寺倉印
篆法奇古乃請而模寫以證此游覽畢南下孤峰崛
起于萬仞之谷問其名而不知就而求緣起無有寺
僧如啞如龍但健步先行耳峰下途窮而梯長三
引乃靠斷岩登而俯臨不知其深梯搖動脚軟梯
盡處岩角似鷹嘴徇樓匍匐而抵其顛有小堂不
能十笏傍堂而路僅通堂後路窮設鐵扣一條岩有
受足之穿手扳足扞而過環而出梯之處而後喘始
定鄉導之僧目不見險習慣然歎如是天台石橋何

足試乎又有一石峰名曰天華岩望之如蜂房簇
如花大抵山皆石皆脆是故作洞他處作窟作穴
不可名狀日已迫西前路二十餘里故不得盡其奇
而行水晶山距此不遠羽黑山亦在目中悵然
而過天童一大邑聞之應仁年間土人立北畠氏之
後彌曰天童子與斯波諸族相抗其城址今猶見存
遂為邑名已比抵山形夜已戌初欲簡故人而城中
禁夜行求旅店而宿被中呼僕議大沼之行
初四風起致書於松生松生即來請天亦將雨故輟

大治之行而往語詹問今豈猶不霽主人之厚忽忘
歸思之切不覺身在千里外山瀨生之來晤子靜兄
也雨猶未霽將行主人懇留復稽一日千歲山在近
徒望而不可登聞之古風所咏阿古屋松即此未詳
然否

初七發山形城而宿湯原驛約五十里餘初欲經米
澤會津而出台河途諮之驛人皆云路險而不便遂
經槽下嶺而抵湯原槽下亦險惡嶺上有小堂是為
奧羽之國界又仙臺封界也

初八雨不輟休山路峻滑不可馬雖有奇境而不能
探但道士山之立路傍望之如一筍並生二峰皆石
石戴土而松樹殖焉尖而不可戴者其骨化岬峰頭
一大石如厦屋土人呼做道士堂植杖而覽雲霧四
起須臾而合大抵山形而西南皆山也密雲之間出
頂露肩變態不可極也一水流重嶂之間川廣可半
里霖雨十餘日水勢雄壯時亦有奇觀是日雨行秋
寒砭肌強飲醪醑數盃而不醉勞僊殊甚不能審
問而記自湯原至戶澤約五十里

澤州文獻 第三卷
初九出戶澤驛則一大頰曰小坂登三里下六三里下路險度馬足軟不墮者幸已下嶺數里出棗斫驛踞忽豁然如遇舊相識意亦豁乃頓驛亭而食烟驛長熟視猶能記余面隨後荷旆鎗似疑非前日弟戾矣是日雖不雨路尚泥濘沒課艱苦嘗來凡六十里驛曰根子理日沒而無可宿夜間曳尾泥中十餘里宿于八丁目
初十停午歷本宮驛馬上裁書於高雲翼欲至湏加川而日暮于郡山

十一卯初發郡山下酉抵白河城泥路馬不前行僅五十里而暮矣裁書於湏加川驛而與挑安貞皆謝前日之厚歸思日急不及問尋大抵白河以東言語多訛白河以西山水明媚白河以東飯不精白河以西錢用九十其倍於東都之齊變亦已過白河熟路莫有長目之娛歸思愈急欲以望前入東都而十四猶次草加驛中秋日歸甫氏之家童僕報告少長喜迎寔我并州之故鄉已然卒不免為客亦惟東西南北嗚乎天地之過客哉
游奧曆終

游千賀記

維昔創開者海之利以厚民生其神曰鹽竈我先王之制社以稷焉其祠在奧之千賀儼然廟貌維山巖磴道一百餘級門廡相聯翠宇彫檻紫軒文棍神光頽々化威作福其民以敬焉祝司僧巫並置以守焉皆邦君之祀典也余今遠來而謁祠因睹神釜者釜凡四口其三徑四尺有咫其一除八寸高可八九寸厚三寸強其色深綠振古露而不變釜側有護神小祠土人云其邦有殃釜中水色為變矣此是神

腥之世者鹽之器夏彝周鼎乎哉孰復記年歲乎亦惟萬古往而萬古來余今睹斯神物心復一時感慨然之思悚然之敬久而不行乃命却行李遂訪祝司藤冢生則好古之士素聞其名矣一識如故延余於望華之高且望且觴雲烟之間屹然于東洋之上者金翠耶如是下物胡詳一醉主人乞言於余然不朽今日余豈敢當又攜余於勝畫之樓乃邦君所命以匾也其寺曰法蓮僥穠則滿目青松繞山之足赤崖白沙墨山而出松島之磊塊獨向籬之洲對我

獻勝真如碧玉盤上置一青螺哉余聞我東方之國
陸奧為之上首奧之為首者松島也其浦曰千賀從
古者海于此烟篆裊乃國歌所詠吟也河原源公
夢寐其風光而不措迺造別莊於京東一條以摸此
土勝景其見賞于海內可以見矣爾後變遷則姑置
其為一大勝區也論已距京一千五百里是以游者
不多故有藤生之求歎其人善待客夜間為余搦祠
前鐵燈籠銘以贖明日之行其雅致如此燈籠藤忠
衡文治二年所造距今五百年所亦令人慨然遂并

記之惟萬古往而萬古來余豈敢曰不朽今日乎業
已不遠千里而來遊安得愁乎已乃不遑期他日亦
不遑藏我拙引筆化記以贈生名知明于時安永戊
戌夏四月望前一日也

游松島記

發鹽竈村舟行十餘里乃抵松島松島在海之灣之
之幅員十有二里總名曰松島基布星列洲嶼之麗
不億鬱然磊落其間者蓋八十洲云民家化村里
者十數洲名號最著者為雄島為離島為御島為寒

潭為宮戶為揚柳洲為冠子洲若夫蟾蜍小蝎舞雀
浮龜以形得名者也其餘似鼻似耳似拏似園種
不遑枚舉壹皆松樹楚茂立是其所以得名也右
接左應此對彼徃名雖且不能悉記之鄙陋不足
舉錄也御島有橋而通島中有古碑宋僧一山一筆
也相傳日本武尊東征之日次于此島故其名最著
與御島相對嶺嵒于水次者曰落雁峰註鐘島藤秀
衡治水軍之處觀月墩有邦君游息之居名曰觀瀾
舍舟而登則有佛寺瑞巖禪寺最巨麗三都所罕見

也行而登當春之山距松島村可有十五里有寺
曰大仰記云大同年田村藤公所創也既至日已西
落因請宿翌復烟瘴晦塞望之洲曠明滅若存若已
悵然多時俯仰一室悶六已甚日已停午寺僧告曰
可望矣遽登佛殿以觀焉烟歛雲開一覽萬狀嗚乎
海內之巨觀天造之妙境哉蓋東方日月精華所凝
抑是耶上古神聖所宅抑是耶前日所見碧玉盤之
上今則點點錯落如碁勢相爭然其間魚龍出沒鳧
雁翱翔雨暘晦明陰陽晝夜變化倏忽不可端倪者



松島圖





耶宮尸寒潭諸大洲之外，森々無際，海舶來湊以通。有無則蒼生之利用有焉。富乎此山，土人艷稱松島風光，咸聚于此山矣。信矣，近瞰林麓，縣崖萬仞，索度尋橦，有時乎施焉。六寰外之想耳。若夫風伯怒嘯，海若盪涌，波浪如山，洶々然與松濤相答。夜破旅窟之夢，令人夢寐不忘。我余宿富山，僅記其萬一者如此。是日四月十有七。

